

山泉

SHAN QUAN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山泉

临沂地区行署出版办公室 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山 泉

临沂地区行署出版办公室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04千字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300

书号 R10099·1669 定价 0.55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书汇编了二十五篇内容充实、有艺术特色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，塑造了鲜明的艺术形象，表现了几个不同时期的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。《大雁交朋友》中活泼天真的谭大雁，《小摄影家》中好学、诚实的易小洋，《拴拴和秀姑》中心灵美的秀姑，《初出少林》中勇敢而又富有进取心的英俊少年徐钩龙等，都是具有不同性格和个性突出的可爱人物形象。书中的散文和散文诗、童话和民间故事，也都是优美动人的作品。本书中的诗，有的是名诗人的作品，有的是新人新作，这些诗都清新隽永，值得一读。

书中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多彩，情节曲折逼真，文字也优美流畅、通俗生动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

目 录

小 说

大雁交朋友	王 火 (1)
小摄影家	王 欣 (19)
拴拴和秀姑	存德 晓鹤 (37)
无题的贝雕画	王兆军 (54)
山上的那片白云	林 迅 (69)
我的小黑驴儿	迟世武 (86)
初出少 林	树海 牧夫 (100)

散文 散文诗

绿绿的沂 河 水	孟明 霖鸣 (141)
柳 絮	范宗武 (145)
献给孩子们的小花	耿林莽 (149)
沂山松	王耀东 (151)

童话 民间故事

“小粗心”受审记	济泉 小萍 (15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沂河的传说	刘天放 郭庆文 (160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诗 歌

山 泉	仇雁秋 (163)
一个顽皮孩子的教训	苗得雨 (166)
山 娃	李根红 (170)
沂蒙山在哪里	郭庆文 (172)
焊工姑姑	吕乃国 (174)
奶奶讲的故事 (外一首)	钟建国 (176)
石禾场的金鸡	吴 稼 (178)
稻海笛声 (外一首)	刘茂芳 (184)
照镜子	王辅晋 (186)
“银山”上的梦	王光明 (187)

美 术

溪 畔 (扉页)	刘晓刚
喜 雨 (封底)	姚战青

大雁交朋友



（一）“三加二减五”

爸爸将我送到学校就回大岭部队营房去了。班主任颜老师也去忙着迎接新生去了。寝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

我看了一看床位上贴着的名字。进门那张双人床，上铺贴的是“孙平”，下铺贴的是“李爱军”。里边我这张双人床，上铺贴的是“赵卫国”，下铺是我。我们对面的双人床，上铺给大家放箱子、物件，下铺贴的名字是“祁伟强”。除了李爱军，那三个我都不认识。他们是什么样的同学呢？是胖是瘦？是高是矮？跟我合不合得来？谁知道呢？幸好有李爱军，是我小学时的同学，总算有个老战

友了！我感到有些寂寞，忽然听到外边脚步声“踏踏”响，我盼着李爱军能突然出现，但进来的不是矮墩墩的李爱军，却是一个大高个儿，大手大脚的，剃的平头，黑红的脸，有一双坦率、明亮的眼睛，一



看就知是个农村同学。他笑笑朝我点点头，在贴着“祁伟强”名字的那张铺位上坐下了，问：“你是谭大雁？”我点点头，他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祁伟强！”

他很老练，看来年岁比我大。我用手指指别的床位，问他：“这儿有你认识的人吗？”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没有！”又反问我：“你呢？”

我指指李爱军的铺位，说：“我们是老战友了！”他咧嘴笑了，我明白，他是笑我讲“老战友”三个字。其实有什么好笑呢，我和李爱军小学同班整整五年，这还不是老战友吗？我看看祁伟强那粗壮有力的臂膀，觉得他打架一定很行，说：“你力气很大吧？”他笑笑，伸出臂膀扬了一扬，说：“劳动行！我也爱打篮球！”我说：“你不打架？”他笑笑：“小时候也打过。”我

笑了，问：“你喜欢什么？”他想了一想，答：“学习！……”

我想：赵钱孙李，各有所喜！看来，咱俩玩不到一块去了！但我憋得慌，李爱军又不来，我就约祁伟强说：“咱上大操场去玩玩吧！”想不到他竟说：“行，走！”我俩就亲亲密密地一同上操场去了。

经过操场东边那片苹果园时，风吹树叶，树叶沙沙沙，沙沙沙，仿佛是说：“傻傻傻，傻傻傻”！那片苹果树长得真好，红红的苹果在枝头上摇来晃去，似乎向我点头说：“来吧！来吧！尝尝吧！尝尝吧！”其实我并不馋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摘的苹果吃起来比买的苹果香；我觉得摘苹果跟钓鱼、逮鸟一样有意思。我手痒，心里也痒。我试探地用下巴指指苹果对祁伟强说：

“爱吃苹果吗？”他说：“怎么？”我笑笑，打了个摘来往嘴里送的手势。祁伟强明白我的意思了，咧嘴说：

“爱护公物，学校的苹果，不能摘！”我见他一本正经，就说：“我看没什么！不吃白不吃！”祁伟强摇摇头，说：“走，别干这种坏事！咱上操场玩双杠吧！”我心里生气：好呀！跟你说真心话，倒变成干坏事了！看来，此人不可交。要是李爱军，我一说，他准高兴地点头：“摘！……”我这么一想，就说：“我不去操场了，你一人去吧！”祁伟强说：“唔！不是你约我上操场去玩的吗？”我讽刺说：“哼，你是好人，跟我干坏

事的在一起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噢，你刺儿我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噢，你还骂我呢！”他说：“嗨，你要摘苹果，我不赞成，不就这么回事儿吗？”我说：“得，你去报告老师去吧！我不怕！”他说：“谭大雁，咱到学校里不是来学习的吗？是来摘苹果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让摘，我偏要摘！”他说：“你敢！”我说：“当然敢！”说着，我就向苹果园方向跑去，他叫了一声：“谭大雁！——”我已经跑远了，耳边留下了他叫我的声音象条尾巴似的拖得长长的。但这声音拴不住我。

你说，巧不巧？我刚远远离开了祁伟强，就遇见了矮墩墩的李爱军。李爱军在小学时就是有名的调皮蛋。天这么热，他仍戴着那顶有红五星的军帽。他满头大汗，脸红扑扑的。看来，他也正在苹果园周围转悠。我一见他，就叫：“老伙计！”他一见是我，马上跑过来，朝我肩上捅了一拳，说：“谭大雁，是你啊！”我俩见了面，真是亲热得不行。我搂着他肩膀，他搂着我肩膀，一边走，一边笑，一边谈。我笑着说：“老伙计，我是你肚里的蛔虫！你在想干些什么我全知道！”他笑着说：“老伙计，你在这儿逛来逛去，想干些什么我也全知道！”说着，用嘴指指树上的红玉苹果，说：“想——”他做了个咬和嚼的动作，问：“是不是？”我咯咯咯，说：“咱是两把鼓锤敲到一个点子上去了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做侦察兵？”他做了个孙悟空的姿势：

“俺老孙已经侦察清楚了！这片苹果园挺大，可惜是红玉，不太理想。东边有片红香蕉，那味儿准是这个——”他伸伸大拇指。

你看，李爱军多够味儿！我俩干什么都是一条心：他说甜，我不说咸；我说辣，他不说酸。我点点头：“行！你到南边给我把风，我就到东边下手摘！”

李爱军飞跑到南边去了，我跑到了东边。这时，风吹树叶，树叶又是“傻傻傻，傻傻傻”，好象在笑我傻。我想：再不动手可真傻了！看准目标，飞步上前，用力一跳，刚伸手，只听有人打雷似地大声吆喝：“谁摘苹果！——”糟，被人发现了！我一愣一惊，拔腿就跑，也不知怎么会跑得这么快。不，不是跑，是飞！象被地皮弹起来似的。飞出果园，飞过大路……没想到，一不小心，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撞得他“哎”的一声，双手扶住了我，抬头一看，唉，你说倒霉不倒霉？不是别人，偏偏是班主任——颜老师！颜老师问：“啊，谭大雁，怎么了？”我结结巴巴拭着汗，脚下也不停步，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！……我上大操场……”说着，赶快躲开了他。我怕给他看出蹊跷来呀！

我气喘吁吁绕到南边，见到了李爱军。他见到了我伸着手忙问：“战果辉煌？”我擦着汗说：“三加二减五！”他叹气：“唉，饭桶！一个也没摘到？”我把差点做俘虏的情况一说，俺俩捧着肚子嘻嘻哈哈大笑。苹

果虽没摘到，可是够有意思的。但我忽然想起祁伟强来了。既然夸下了海口，空着手不拿苹果给祁伟强看看，不是英雄！太窝囊！我拽着李爱军，把先一会儿祁伟强同我闹别扭的事告诉了他。我说：“走，陪我到校门口去买苹果！”

李爱军拍手：“行，是得带点战利品给他看看！不然，他真以为咱不敢摘呢！”

我买了五个苹果，和李爱军一起象两个凯旋归来的英雄回到寝室，看见屋里一共三个人。我心中有数：那个躺在床上戴眼镜看书的准是孙平！那个面目清秀外表挺“帅”的，准就是赵卫国！

祁伟强正跟赵卫国在聊天。我和李爱军捧着苹果进去了。祁伟强两只眼就盯着苹果看。我故意得意洋洋，把五个买来的苹果甩一个给正在上铺上躺着的孙平，说：“尝一个！”又示威地甩一个给赵卫国说：“你也尝一个！”特意拿一个最大的递到祁伟强面前，说：“这个最大的，你吃！”说着，我和李爱军都一人一个大口咬起来。

书呆子模样的孙平和赵卫国两人不客气地都吃起来。祁伟强却看着面前那只大苹果没有动手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我心里可痛快啦！我看到李爱军跟我也一样也痛快。我一边夸苹果：“真好吃！真好吃！”让苹果的甜汁滴得下巴上都是；一边哈哈地笑。我想：祁伟强！祁伟强！你准以为这是我摘的学校里的苹果吧？你

上当了！去报告老师吧！我谭大雁是不怕的！你要是生气，你就气吧！肚子气得象面大鼓我也管不着！

（二）“不该乱起绰号”

同寝室的五个人立刻就熟悉了！

李爱军和我订了“互不侵犯条约”：我俩互相不起绰号。但却给祁伟强、孙平和赵卫国三个都起了绰号。给祁伟强起的绰号是“大个儿”，因为他年岁大，个儿也高。李爱军又给瘦小的孙平起了个绰号，叫他“书呆”。李爱军给赵卫国起了个绰号，叫“广播机”。哈哈，这个绰号起得十分精采。他是个“消息灵通人士”，爱说爱讲。他哥哥是在本校高中毕业的，对学校里的事，他知道得可不少。

午饭后，赵卫国和李爱军坐在我的床上，祁伟强坐在我们对面他自己的床上。我们都有滋有味听着他一五一十介绍学校的情况。只有“书呆”孙平高高躺在他那上铺上看书，也不知他听着没有。

赵卫国告诉我们：“我们这个在沂河边上的中学占地一百五十亩，苹果树一年结果三万斤。”又告诉我们：学校藏书十二万册，显微镜有五十多台，电视机有十八台……我最关心的可不是这些，说：“别讲那些了！你谈谈咱们的老师吧！班主任颜老师凶不凶？”

赵卫国嘴咧得象个月牙儿似地笑了，说：“够呛啦！够呛啦！”大家都瞪大了眼，连“书呆”孙平也坐起来了。李爱军吃惊地问：“怎么？”

赵卫国咂着嘴慢吞吞地说：“班主任颜老师，人叫他‘严老师’，可厉害啦！什么事都特别‘严’！别看他那圆圆的脸上老是笑呵呵的，他遇事可不讲情面；别看他身材不高，他说话可有分量；别看他戴了一副眼镜，他朝你一看就象X光能看透你心肺！啥事你都甭想瞒他！他做班主任，咱就只能乖乖学习啦！”

祁伟强突然说话啦：“我看这样的老师好！老师严格些，咱也自觉些，德智体就都能得到发展。要是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，我看就不行！”说着，用眼瞅瞅他床上那只苹果。我偏过脸想：真会唱高调哪！这些话是不是说给我听的呢？可我没说什么。我注意到，大家的苹果早吃掉了，就我给祁伟强的那个苹果还放在他床头，他一直留着没吃。看来，这个祁伟强将来准会讨老师的好，我摘苹果的事儿他一定会向老师报告的。好吧，报告吧！你那苹果不吃，是留着做证据的吧？哈哈，苹果是买的！愿上当你就上当吧！

我正想着，却听李爱军叹气说：“倒霉！真倒霉！我可不喜欢这样的班主任！”孙平插嘴问：“颜老师是教什么的？”赵卫国答：“英语！”“书呆”孙平点着脑袋说：“这下英语准能学好了！”李爱军说：“我是中

国人，不学ABC！学了ABC，写字象开飞机，说话象开机器！”大家都咯咯哈哈地笑了。

赵卫国笑着说：“给颜老师听到了，可了不得！”祁伟强也笑了，却说：“说说玩话没啥，ABC不学我看不行。”

我催着赵卫国说：“别粘糊了，快说吧！别的老师你也广播广播呀！”

赵卫国慢吞吞地说：“教咱数学的是个女老师，姓宋！……”李爱军说：“唉，我最烦数学！她凶不凶？”我也提心吊胆。赵卫国笑了，说：“别急，也别怕！这宋老师，人叫她‘松老师’！……”

哈！我高兴得将李爱军的帽子抓下来往天上一扔，高喊：“万岁！……”李爱军还我一拳，说：“发神经啦？”将帽子拾起戴在头上，急匆匆地问赵卫国：“怎么叫她‘松老师’呢？”

我想，真有意思！颜老师是“严老师”！宋老师是“松老师”！忍不住笑出声来了。赵卫国慢吞吞说：“我哥哥讲，这宋老师特别‘松’，对学生一点儿也不严；做她的学生可恣了！”我问：“怎么恣呢？”赵卫国说：“别看宋老师那白白的脸上没笑容，她对学生却一向宽洪大量；别看她那样子冷冰冰，她的脾气却好得出奇；别看她两只大眼挺精神，你在课堂上随便怎么胡闹她也好象看不见！”

李爱军拍巴掌：“哈，我最喜欢这样的老师了！”我们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只有祁伟强笑了笑却又摇摇头。我心里明白：这是个“保师派”！他是站在老师一边的！赵卫国见祁伟强摇头，张着大笑的嘴也就忽然闭上了。我说：“哈哈！一个‘严老师’，一个‘松老师’，两个老师两个绰号！”李爱军心直口快，逞能地对着祁伟强他三个说：“不瞒你们说，你们三个的绰号，我们也早给起好啦！”

我向李爱军挤眼睛，他没看见，祁伟强却开口了：“给我们起了什么绰号？”“书呆”孙平也在上铺上伸着头听。李爱军笑嘻嘻地说：“祁伟强，你的绰号叫‘大个儿’，这没冤枉你吧？”他指指孙平：“你的绰号叫孔老二的褡裢——书呆（袋）！”又指指赵卫国：“你的绰号叫‘广播机’！怎么样？起得妙不妙？从今开始，就这么点你们的名！”

孙平咯咯笑着摇手：“不行不行！”赵卫国也打哈哈：“我不接受！我不接受！”祁伟强也笑了，但是认真地对着李爱军和我说：“你两个刚来上中学，就这么顽皮，给人乱起绰号，这可不好！你们不能这么做！”我说：“老师的绰号不是我们起的！”李爱军说：“给你们起起绰号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孙平、赵卫国都说：“不行不行！”“抗议抗议！”

祁伟强微微一笑：“你们俩一定要乱给别人起绰号，

我们反对，你们要是不听劝告，我们也有办法！”我愣了，说：“什么办法？”祁伟强说：“也给你们俩一人起一个难听的绰号！”

哈哈，好呀！他还有这一手！

李爱军笑着说：“你能给我起什么绰号？”祁伟强说：“给你起个‘调皮鬼’或者‘捣蛋虫’的绰号不冤吧？”李爱军又气又想笑，扭歪着嘴，朝我做了个鬼脸。赵卫国和孙平拍手叫好。我说：“我呢？”祁伟强说：“你一来就摘苹果，说得好听是摘，说得不好听你想想那是什么吧！叫你‘小馋嘴’或者‘三只手’，不冤枉你吧？”

这些绰号太难听了，要有了这样的绰号怎么吃得消？我红着脸又气又恼，说：“有本事你去报告老师去吧！”祁伟强说：“我可以报告，也应该报告，你摘苹果就是不对嘛！可是我现在是要劝劝你，你到学校里来是干什么的？人民让你上学是让你来调皮捣乱的？”

我涨红着脸话也说不出口，两眼瞪着祁伟强，仿佛是说：“我就这样，你拿我怎么办？”

倒是李爱军有策略，拉架似地说：“谁也别嚷嚷了！”他象谈判讲条件地说：“起绰号的事儿是不好。这样吧！咱君子协定，我们不给你们起绰号，你们也别给我们起绰号，行不行？”赵卫国和“书呆”孙平点头拥护，说：“对！”祁伟强虽没点头，但以胜利者的姿态说：“老师的绰号也不该叫！”我仍红着脸生着气，